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闱史

(民国)许啸天 著

(三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全史/张立波主编. - 济南:
山东友谊出版社, 1999.3
ISBN 7-80551-044-X
. 中... . 张... . 章回小说-作
品集-中国-古代 . K209

中国全史·中国通史演义·明史演义

作 者:(民国)蔡东藩

排版设计: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山东友谊出版社

社 址:济南市玉函路16号

邮政编码:250002

印 刷:莒县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80×1230mm 1/32

总印张:400 字数:3 000千字

版 次:1999年3月第1版

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1-1 000册

书 号:ISBN 7-80551-044-X/K·25

定 价:3980.00元

目 录

- 第三十一回 父疑子仁宗暴崩 凤易龙孙妃僭位1
- 第三十二回 婉转娇啼西园月黑 灯红酒绿万寿风清 13
- 第三十三回 阑珊花事悲故主 彻夜竹歌恼直臣26
- 第三十四回 张太后愤怒废莲房 于巡抚谈笑定疑案39
- 第三十五回 庭院深深青梅竹马 孤帏寂寂流水高山52
- 第三十六回 桃李满门王振专权 冰霜载道蓉儿承恩64
- 第三十七回 人面桃花书生失丽偶 途穷日暮侠士飞
金刀76
- 第三十八回 杀云妃禁宫闹鬼 接总管馆驿破奸89
- 第三十九回 怀来县巨阉授首 锦鸡栅皇帝被掳 102
- 第四十回 鼙鼓胡笳英宗陷沙漠 轻歌曼舞蛮女献
殷勤 114
- 第四十一回 柳掩春台皇后见废 香飘月府天子还都 ... 127
- 第四十二回 骏马游街徐梦兰吐气 紫微入室李太岁
扬威 139
- 第四十三回 苦雨凄风太上皇复辟 夕阳衰草于忠肃
埋魂 151
- 第四十四回 百花洲老处女承恩 疑天阙彭秀才遇怪 ... 163

- 第四十五回 洞府春深落霞藏色 禁门人静纫荪露情 ... 175
- 第四十六回 火炙金莲万妃奇妒 水沉玉女宪宗伤怀 ... 188

第三十一回 父疑子仁宗暴崩 凤易龙孙妃僭位

却说那内侍海寿飞骑到了北京，当殿宣读遗诏，皇太子高炽，再拜受命。于是由大学士杨溥等，即扶太子登了大宝，百官上殿叩贺，改是年永乐二十二年为洪熙元年，尊谥太宗为文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封太宗王妃为恭献贤妃，马妃仁慈贤妃，追谥玉妃为昭献贵妃。又册立妻张氏为皇后，长子瞻基立为皇太子。又晋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为内阁学士。夏原吉为尚书，金幼孜为文渊阁大学士。黄维为礼部侍郎，兼华盖殿大学士。张辅世袭英国公，加封太子太保。一面替太宗发丧，草诏布告天下，杨士奇等将太宗遗体安置前锡裨里面，上护着翠盖，扶丧回京。那高炽既然继统，便是后来的仁宗皇帝。

这时仁宗闻得太宗丧车将到，忙遣太子瞻基先去迎接，当由杨士奇等及朝中文武百官，护着太宗遗骸，直进东华门，至仁智殿停住。仁宗亲祭奠，照皇帝礼盛殓了，择吉安葬长陵。

再说这仁宗皇帝，做太子的时候，太宗出征塞北就委他监国，前后计算起来足有廿多年。所以对于官民的营私利弊，没有一样不知道的，又引用杨溥、杨士奇、杨荣等，时人号称三杨，杨士奇名为西杨，浦

名为南杨，荣名东杨。这三人的确有治国的才干。又任金幼孜、黄淮、夏原吉等要职，这几人也是一时的人杰。这样的一来，自然时贤毕集，奸邪远避了。

还有那个太子瞻基，也是天姿聪颖，为人仁智英毅，在诸皇子当中，无人可和他颉颃。当太宗在日，瞻基方十一二岁，太宗批阅奏牍，瞻基侍立一边，见有害人民的奏疏，便把它指摘出来。太宗欢喜他不过，竟递一个奏折给他，令照他的意见批答。瞻基居然下笔，所批的语句更洞中窍要。只有一样疏忽，不曾把疏上的讹字圈出。太宗笑道：“你批奏牍，怎么不留心文字。”瞻基答道：“那是无心笔误，只要大事不差，这些小错误，何必苛求他呢？”太宗连连点头道：“这才有人君之度。”

又问瞻基道：“天降灾眚，还是祈禳？还是修德？”瞻基应道：“为君的修德，宜随时留意，也随时可以修德，若等见了灾眚，修德已经晚了，还去祈禳它吗？”太宗大喜：“好儿子！你准备做有道之君吧！”太宗立储，本欲册立高煦，因燕邸出兵，高煦异常出力，太宗许他事成立为太子。后来太宗登基，见长子高炽也很英明，高煦却勇而无谋。况废长立次，金幼孜、张辅、杨士奇等又极力反对，太宗忽然想起了皇孙瞻基，说他将来必是个盛世天子。

瞻基是高炽的儿子，太宗立储，方决意定了高炽。

但高煦为太宗的次子，靖难的当儿，太宗亲口允他做个储君，高煦每出阵时就拼命战，汗马劳绩很是不小。现在太宗忘了前言，事成后高煦只封得一个汉王，他心里怎样不怨恨呢？唯碍着太宗，不好过于胡为。

到了仁宗继位，又是内外大治，高煦虽满心要反，倒也没有机会可乘。仁宗也知道高煦衔恨，终必作乱。大学士黄淮曾入奏仁宗，述高煦的坏处，并请早加诛戮，以靖后患。仁宗明知是好话，然不忍伤手足的情分，又恐廷臣多说，便召黄淮至谨身殿，仁宗正言厉色地说道：“卿身为大臣，不教朕修政补过，反劝朕摧残骨肉，起箕豆的嫌疑，算是什么道理？且文皇帝只有朕弟兄三人，昔日文皇帝兄弟有二十四人，朕如其同室操戈，那文皇帝当时弟兄有这许多，不是要闹得连江山也送掉了么？”黄淮听了不便回奏，只好诺诺连声地退了下来。那时朝中的诸臣，闻得黄淮受了责斥，谁也不敢再提及高煦两字，仁宗的手足情算是始终保住。不过高煦自恃勇猛，谋乱的念头却一日不能去心。他常常向部下说，能将十万大兵横行天下，无人敢抗。

其时高煦晓得太子瞻基英武，便悄悄地命参赞王

斌来见瞻基，瞻基知高煦因叔侄的关系，对王斌自然格外优容。王斌时把话打动了瞻基，令他在内筹划，高煦愿为外援，里应外合，保瞻基登极。瞻基是何等的乖觉，听了王斌的一番话说，知高煦有意煽惑自己，弄成父子猜忌，他就于中取事。以是任那王斌怎样地说得好，瞻基只是不睬。谁知那王斌便捏造流言，说太子有篡位的举动。那话传进仁宗的耳朵里，也不能不略有疑心。

过了几天，忽然地下一道上谕，命太子瞻基去留守南京，不奉召唤，不准入朝。

这种计划，原是仁宗恐太子真有异志，特地调开他，以杜内变的意思。哪里晓得太子瞻基才到南京，北京的仁宗皇帝已得了暴疾晏驾。内宦海寿又忙着奔往南京；飞诏太子瞻基入都。

瞻基拜读了遗诏，大哭了一场，星夜赶到北京。将近良乡，金幼孜、黄淮等一班大臣捧着宝玺来迎，君臣相见又痛哭一会，瞻基便匆匆奔至燕京，由杨士奇等扶太子瞻基登位，这就是宣宗皇帝。追尊仁宗为昭皇帝，庙号仁宗。尊母张皇后为皇太后。

仁宗自登基到崩逝，在位不过一年。

这时改洪熙元年为宣德元年，册立胡氏为皇后，孙氏为贵妃，把杨溥、杨荣、杨士奇等三杨同时重用，

晋受内阁大学士。

任蹇义、叶春为大理寺少卿。那时真是天下承平，万民同乐，盛世的景象果然和别朝不同。宣宗又留意文雅，闲来便和大臣等吟读作赋。大理寺卿叶春诗名最噪，宣宗的赋诗作歌，多半是叶春捉刀。记有一首《采莲曲》道：

美人家住沧州道，翠尽红妆似莲好。
旧岁花开与郎别，郎不归兮花颜老。
十里清香日过年，采莲桨荡过南浦。
采着莫并莲子摘，莲子丝牵妾心苦。
花谢花开总是空，妾情一片水流中。
从今抛却伤心事，一任芙蓉扬晚风。
秋日花儿娇，墙外杜鹃红。
采莲采莲，扁舟入莲丛。

读这首词曲，就知道宣宗那时的快乐荣华，应了当日太宗的话说，真个做他的太平天子了。其时汉王高煦，听得仁宗晏驾，宣宗继统，便跳起来道：“孺子倒好幸运，这口气俺是要出的。”当下就齐集了部下的兵士，举旗起事。

警报从乐安直达京师，宣宗看了叹道：“朕预知他有今日的。”大学士杨士奇奏道：“高煦无礼，是推测皇上年轻，必不能出兵远征，所以敢放胆横行。

今陛下如出其不意，御驾亲征，高煦自然惊走了。”宣宗很以为然，于是亲统六师，命武阳侯薛禄为先锋，少傅杨士奇、太保张辅、太傅杨荣、少师杨溥、尚书吴潢、侍郎张成，悉随驾出征。又命郑王瞻、浚襄王瞻瞻和定国公徐永昌、彭城伯张昶、广信伯侯成、尚书黄淮、大学士金幼孜等留守京师，宣宗自和诸大臣领兵进围乐安。

高煦见宣宗亲到，不觉大惊，部下的兵士听得皇帝御驾亲征，早已没了战心，只各自收拾起行装准备出奔。高煦虽是勇猛，究竟孤掌难鸣，只得来宣宗军前请降。一时群臣，多主张把高煦正法，独杨士奇和杨荣极力争执，说太宗只有三子，今昭皇帝已晏驾，所存的汉赵两王，岂可再加诛戮，自兴骨肉的嫌怨。宣宗也不欲重究，但将高煦废为庶人，械系军中，择日班师回京。

不日到了京中，把高煦拘禁狱中，那高煦坐在天牢里却极不安分，并向狱官硬索酒肉，到吃饱了酒时，便大喝大叫，一伸手一抬足，铁链和囚枷纷纷地崩折下来。狱官怕弄出事来，忙禀闻巡监御史，拿头号的铁叶大枷，将高煦枷了起来，可是一经高煦的拉扯，那铁叶枷又崩裂了。弄得狱官没法，便据实上闻。宣宗听得，命在西安门内，建筑起一座石室来，那室的

四围，都用最大的石块铺成，式样好似鸟笼一般。石室落成，宣宗传谕把高煦去囚在里面，取名那石室叫作逍遥城。

这样地将高煦囚了一年多，宁王上疏，请赦宥高煦。宣宗读了奉牍，也起了骨肉之情，就亲往逍遥城来瞧高煦，希他改过自新，仍复他的原爵。当宣宗到逍遥城来时，高煦正赤着一双脚，披头散发地在那里乱舞乱跳。宣宗令内监去喝阻他，高煦只当不曾听见。宣宗便走至石室面前，还没有说话，高煦忽然伸出一只脚来，乘间一勾，正勾在宣宗的足肢上。宣宗不防他暗算，因此倾跌在地。内侍和校尉慌忙过来扶持，宣宗大愤，吩咐甲士把殿前的铜钟舁来。那口铜钟还是元顺帝时，崇信喇嘛，建那喇嘛殿的当儿所铸，上面镌着龙纹凤篆，重约三四百斤。

宣宗令开了那逍遥城，把铜钟去覆在高煦的身上。高煦本来很有勇力，竟把钟在头上顶了起来。宣宗忿道：“他能够将钟顶起，朕却叫他顶不动。”说着，唤过几个内侍，搬了木柴来，一齐堆在铜钟的四周，放起一把无情火，那柴顿时烈焰腾空，将一口铜钟烧得同炭一般地红。高煦在钟内，起先还是叫喊着，后来也不喊了，大约被火烧死在钟里了。宣宗看柴烧完，着移去铜钟，钟内只剩得一堆乌焦巴弓的炭屑，

想是高煦的尸体了。宣宗指着笑道：“你现在还能顶那铜钟吗？”当下命拾起高煦的遗骸，照汉王的礼节把他安葬，这且不在话下。

再说那宣宗的胡皇后，是锦衣卫胡荣的女儿，生得静穆端庄，又极贤淑，平日间的举动，却不苟言笑。还有那位孙贵妃，是孙主簿的女儿，在三四岁的时候，给匪人拐去，卖在张太后的母亲手里。太后的母亲进宫，便带了孙氏同去。张太后见她生得俊俏，留她在身边做了宫侍。宣宗既立为东宫，照例须选妃子，由张太后作主，正妃选了胡荣的女儿，将孙氏也选为从嫔。那孙氏渐渐地长大起来，出落得秋水为神，芙蓉其面，加上一身雪也似的玉肤，愈见得妩媚娇艳，宫里大大小小谁不爱她？孙氏的性情又是活泼，尤善伺人的喜怒，宣宗登基，就册立孙氏做了贵妃。

明代的立后，原用金宝金册，贵妃是只有册却没有宝的，宣宗因宠爱着孙贵妃，给她定制着金宝也赐与孙贵妃。凡是册立的礼节，差不多和胡皇后并驾齐驱。胡皇后的为人很是懦弱，任那孙贵妃怎样地做出来，她好歹一个不做声。孙贵妃见皇后可欺，自然越发放肆了。又放出她狐媚的手腕来，把个宣宗迷惑得死心蹋地，心里眼里竟完全没有胡皇后了。那时宣宗已年逾而立了，常说胡皇后患了暗病，不能生育，要

想别纳嫔妃，只是碍着孙贵妃，不便再另选妃子。总讲一句，惟有望孙贵妃生子的一条路了。谁知天竟从了人愿，孙贵妃的肚子居然一天大似一天，宣宗大喜，一面安慰她道：“你自己好好地保养，待生了太子时，朕便册封你做中宫。”孙贵妃口虽然谦让着，心上就此存下了做皇后的念头。由是私下和内宫张青、赵禄密筹夺后的计划。到了十月满足，孙贵妃临盆，竟生下一位太子来。内监忙报知宣宗，一时宫中的内侍宫女人等都来替宣宗叩贺。及至三朝，宫中便大开筵宴，朝中的一班文武大臣也分班入贺，宣宗命在仁乐、丰登两殿赐宴。这一场的庆贺筵宴，足闹了半个多月。

光阴如箭，看看太子已经周岁了，宣宗亲自抱着去祭告宗庙，即赐名为祁镇。孙贵妃既生了皇子，要宣宗践那前言，立她为后。宣宗这时有子，把应许孙贵妃的说话早已经忘了，孙贵妃却刻不去心，不时把闲话来讥讽宣宗，宣宗记起了前事，一时倒觉为难了。因胡皇后是张太后亲自指婚的，又不曾有失德的地方，若无故废后，在情理上也说不过去。怎经得孙贵妃的絮聒，宣宗被她缠得无法，便悄悄地召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、蹇义等至无极殿里，宣宗满面笑容地问道：“朕欲废去胡皇后，卿等可有异议？”杨士奇、杨荣齐声答道：“今胡皇后并无失德，陛下岂可轻言

废立？”宣宗正色道：“皇后身有奇疾，不能生育，怎说没有过失？”士奇顿首道：“这非是失德，也不足据为废立的要旨。”杨溥接口说道：“即使皇后患有奇疾，将怎样地布告天下？”宣宗愤愤地道：“历代帝王，不曾有过废后吗？”蹇义答道：“那是有的，昔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，当时大臣如范仲淹等也曾苦谏，宋仁宗虽毅然决行，后来到底自悔的。但流传到今，史册讥评，都不以仁宗的废后为然。臣愿陛下宸衷独断，无信小人的谗言，将来成一代有德的圣君。”

宣宗听了，不觉含愠道：“朕的主见，你们既不赞成，就暂时缓议吧！”于是三杨和蹇义等便谢恩而退。

第二天上，宣宗被孙贵妃催迫不过，又召三杨进宫议废后的良策。宣宗说道：“废后恐遭外议，可有两全的方法吗？”三杨起初默默不答，宣宗却再三地追问，三杨便互相推诿，到了杨溥，杨溥推给杨荣，杨荣无可再推，只得说道：“陛下如决意要行，只有请皇后托疾，病中上书辞让中宫，就不致受废立的讥笑了。”宣宗忙拱手道：“谨受先生的赐教。”三杨这才辞出。不上几天，就听得胡皇后称疾，并上疏请让后位。宣宗准了她的疏，下谕封胡皇后为慈钦大师，出居长清宫礼佛。

一面册立孙贵妃为皇后，满朝文武又有一番庆贺，内中只有大理寺卿蹇义不肯上表称贺。宣宗倒没有计及，那孙贵妃却已知道，说蹇义瞧不起她，便把蹇义记恨在心。

宣宗自废了胡皇后，虽从了孙贵妃的心愿，那张太后便非常地气愤，说：“胡皇后是当年懿旨指名册立，既未有失德，何以妄行废立？”宣宗把胡皇后自愿让位的话，勉强来支吾张太后。太后怒道：“倘没人去逼迫她，皇后断不至自让的，那还不是孙妃的鬼戏吗？”宣宗说道：“胡皇后是母后指婚，孙妃也是母后所立，谁贤谁不贤，母后必然知道的了，何用再问别人呢？”说罢就起身出宫。张太后给宣宗一言，不觉塞住了自己的嘴，回答不出话来。过后回想，心里越想越气，母子之间从此便生了一种嫌怨。宣宗和张太后不睦，再添上那内侍宫人们的挑拨，两下里愈见疏离。况废胡皇后的事，面子上是胡皇后让位，外议终说是废立的，对于宣宗不无讥评的地方。宣宗把这些话听在耳朵里，心上更加烦恼，他在没精打采的时候，终是带了内监微服出宫。

一天的晚上，杨士奇的家里，忽然来三个商人叩门求见。

门上的仆人回说相爷已经睡了，那商人一定要

见。门仆问她姓名，三个人都不肯说，只是要见相爷。门仆怒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市侩，深夜到相府中来吵闹，告诉了咱们相爷，立刻把你们送官，至少打上两百板呢！”那三个商人齐答道：“正要你去告诉相爷，你去说给了相爷知道，看谁怕他，你快去唤杨士奇出来就是了。”门仆见三个人无理，去摸着门闩，开了侧门，直打出来，三人中早有一人上前，夺了他手里的门闩，一拳把他打倒在地。那门仆吃了痛苦，不禁大叫起救命来了。

这时相府里的仆人听得门上的人喊救命，便一窝蜂地赶出来，不问情由，掬臂便打，先前打门仆的那商人，见他们人来得多了，竟一点也不惧怕，只连说了两声：“好！好！”便奋起两只拳头，似雨点般打来，相府里的十几个家人，被那商人打得东倒西歪，鼻肿脸青。有几个乖觉的，溜空去到里面招呼同伴，不上一会工夫，里面早奔出三四十个健仆，各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，发一声喊并力向那三个商人打来。那三个商人见他们用家伙动手，那先打门仆的商人，飞起一脚跌倒了两个，夺下两根木棍来，一根递给后面的一个商人，两个人两根木棍，好似双龙搅海一般，把一班健仆直打得抱头乱窜，都入相府中去了。这里两个商人也乘势追赶进去，仆役们待把大门闭上，已

是来不及了。慌忙逃进二门，才关得半边，还有半扇却被商人的棍子撑住。仆人们只得弃了二门，奔进第三重门，将门关得紧紧的，一面由三四个家丁爬在墙上，噹噹地敲起锣来。

这时杨士奇还没有安睡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公文，忽听得外面人声嘈杂，待唤仆人去问时，任你喉咙叫破，没人答应。

士奇慌忙跑到外面，见那两个商人打进来。士奇大惊，喝令家人们住手。不知商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 婉转娇啼西园月黑 灯红酒绿万寿风清

却说杨士奇在书房里听得外面震天地一声响，慌忙赶到前厅来看，却是打倒了中门，一群的家人往四下里乱奔，外面两个人直打入来。士奇看见，忙喝令家人们住手，一面向那两人招呼。接着两人的背后，又走进一个人来，大笑着说道：“杨先生真好自在，咱们倒来惊扰你了！”这时厅上灯烛辉明，士奇从灯光中看出说话那人的面貌，不觉大吃一惊，要待上前行礼，那人一把抱住士奇的右手笑道：“咱们自己人，用不着客套的。”士奇会意，吩咐家人们把大门关起来，又令将门外聚集的闲人驱散了。目适才相府里的